

1610 3



第三、四辑

89

新川史资料



樂川文史資料

(第三、四輯)

3175/0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樂川县委员会

一九八九年四月

封面装帧设计 宋明方

篆 刻 秦家祺

栾川文史资料

第三、四辑

栾川印刷厂印刷

1989年4月第一版

印数 1——1300册

本辑主编	张学平			
责任编辑	王占柱			
编 辑	段海山	常纯则	赵彦杰	常书泽
	马洪恩	李延绍	崔景华	高成太
	李留在	傅长智	张文晓	
校 对	李留在	尚建娥	傅长智	

卷前寄语

《栾川文史资料》第三、第四辑合刊，由于种种原因迟迟面世了。

当这辑资料呈现在大家面前时，我们的心情是喜悦、歉疚和不安的。

喜悦的是，经过作者、编者二年来的辛勤劳动，这辑资料虽然姗姗来迟，但她毕竟踏着己巳年春天的脚步跌入了读者的眼帘。对期盼她来临的读者和各界人士有了交待；作者的血汗耕耘有了结果；对栾川史志的拾遗补阙、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毕竟又作出了一点绵薄的新贡献。

歉疚的是，我们虽然进行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条件和水平所限，不但出书延误，文字的推敲、编排、校对等也还有不少缺失，不能尽如人意。史料上也难免有“遗珠”之恨。

不安的是，由于难以抗拒的自然规律，许多熟悉近百年来文史资料的老先生、老朋友未能将他们的“三亲”资料留之竹帛而溘然归去。随着文史资料工作的广泛深入，编纂任务日益繁重，而知情人逐年减少，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们不得不紧迫的呼吁：“火急抢救！”

聊可自慰的是，这辑合刊收入了三十二篇资料，合计十三万余字，不但史料翔实，而且范围较广。既有辛亥前后栾川山区的革命史料、绿林活动如《柴云升事略》、《张黑子报仇》等；也有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山区政治、教育、社会面貌、名人轶事、斗争纪实，还有名医传

记、戏剧风习、名胜古迹、风土人情。还收入了鲜为人详知内幕的如《庙道会的兴衰》、《栾川地区的打孽》等史料。当可引起读者的兴趣。

革命前辈符元亮先生的遗作《中原早春》，记叙了大革命时期他所亲历的斗争。符老人已作古，史料更为可贵。我们将陆续予以发表，本辑先刊出其中的第一章，以飨读者。

明朝崇祯皇帝的太子慈烺之下落，至今尚为历史疑案。虽然它不在文史资料的征集范围之内，但因栾川留下了许多明太子的遗迹和口碑资料，为社会各界所关注，因而我们转载了李肖胜等二同志的撰述，以期引起史志工作者对这一疑案的探幽抉微，填补历史空白。

《栾川婚丧礼俗和旧时帖式》，虽然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已为时代的洪流所涤荡。但作为民俗研究，它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我们刊载它，绝非发思古之幽情或提倡复旧，而是让今人了解封建婚丧制度的繁礼缛节，从而改革它、摒弃它，建立新型的、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婚礼葬礼。还可以为文艺工作者在创作历史题材文艺作品时，提供借鉴资料。

根据洛阳市政协一九八八年召开的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的精神，今后文史资料工作的重点是“抢救”、征集并向专题化方面发展，诚望各界人士踊跃赐稿。也衷心希望读者对本辑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

由于一九八八年第三辑的延误刊印，三、四两辑不得不合并刊出。当成书之时，谨向为这两辑资料的问世而付出辛勤劳动的有关单位和同志们、朋友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编 者

政协栾川县委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 任	张学平		
副主任	李留在	王占柱	
委 员	常纯则	郭文蛟	赵书信
	杨德刚	吕志谦	

目 录

中原早春（第一章·一九二六年的卢氏山城）符元亮	（1）
我所知道的“九指虎”李德合同志	王占柱（13）
忆二郎坪湾滩战斗	张世界口述、段海山整理（27）
记守御合峪寨的一次战斗	董广升（35）
叫河群众掩护伤员纪实	赵彦杰（38）
抗战时期中共合峪地下党的活动	
和地下党组织的建立	程 迈（44）
柴云升事略	徐宣武（50）
回忆志箴先生	曲湘波（59）
常志箴先生和革命进步人士的一些交往	刘潇然（73）
术精岐黄 爱国爱民	
——忆宋丙运先生	光 源（76）
四代良医胡国祥先生	谢绍安（88）
忆栾川第一所新型学校——师范讲习班	段海山（92）
栾川女子小学兴废始末	马洪恩（97）
抱犊寨十方院庙产办学记	李延绍（101）
忆栾川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王占柱（106）
激战潭头寨	赵彦杰（111）
《栾川报》始末	陈右桔（115）
栾川县解放前后庙道会的兴衰简况	聂维鑫（118）

崇祯太子的下落何在·····	李肖胜、高天山 (129)
栾川的几起打孽事件·····	常书泽 (138)
“十大弟子”和“八大诸侯”	
——回忆冷水两派地方势力斗争片断···	刘占杰 (144)
观沟双霸——吴平安、吴方定·····	孙光裕 (151)
石宝口街变迁记·····	常书泽 (155)
汤营温泉·····	崔景华 (157)
张黑子藏色·····	黄位中 (159)
靠山黄班社和它的演出风习·····	赵书信 (160)
栾川的婚丧礼俗和旧时帖式·····	王占柱 (166)
老君山与李老君·····	刘占杰 (186)
来信照登·····	(188)
阅“史”有感·····	张毅斋 (189)
栾川官廨偶题·····	顾主谦(徐宣武抄) (192)
盛行三川一带的抗日歌曲·····	杨荣和 (194)

中原早春

符元亮 遺稿

雄峙豫西的八百里伏牛山为伊水的发源地、风景秀丽、土肥草美。传说三千六百年前的汤和伊尹，出仕以前，就在伊源的有莘之野（今栾川县城五华里许的漫子头有伊尹耕莘古地）躬耕，这里还到处是悬崖峭壁，险峰幽谷，明朝末年领导农民起义的李闯王（李自成），就曾利用这个山区地利优势，把当地饥寒交迫的矿工、贫民，吸收入他的起义大军，挥戈东征。

伏牛山的腹地的洛河以南，伊源以北，有个称为三川的小镇。山不峻而地势高（海拔2100公尺），田不阔而面坦平，泉涌溪鸣，聚为涓水（涓水发源于三川东十五里冷水南泥湖的骆驼山。古称攻离山。古笈记载“攻离之山，涓水出焉”）西遇南回，千曲万折，入丹江而汇汉水。一九一〇年初春，我就出生在这伏牛之巅，伊水之源的一个破落地主家里。

第一章

一九二六年的卢氏山城

自我记事以来，社会上处处是：兵灾匪乱，抢劫拉票，杀人放火。家庭里年年缺粮断炊，外债催逼，病愁满门。十二岁左右，父母因穷苦煎熬，相继病死。全家十八口人，突然陷人窘境。童年的我，自觉如深夜天空的孤雁，哀号无应，奋飞无方。

幼年，我常听奶奶说过：在那个深山密林里，也许是在那处大海的孤岛上，有个神仙世界。那里不仅山青水秀，花香鸟语，而且人人丰衣足食，无愁无虑。没有疯犬咬人，也没有人为非作歹，真是人尽欢乐，一派升平。记得在我双亲刚刚死后的日子里，我常乘夜半更深之时，瞒着家人，独自跑到野外的空地里，闭上眼睛，双手柱牢木杠，作撑船的姿势。心想用力一撑，大地会“唰”的一声，到了一个新的快乐世界，照这样连撑了十来多次，累得我满头大汗。谁知睁眼一看，还是原地未动。失望之余，也就不再干这样的蠢事了。

后来，记不清是谁对我说过：火柴的头，可以毒死人。于是我背着人，偷偷把半盒火柴的头掐下吞进肚里。谁知还是不起作用。我仍照样活着，心中很不舒服。

大约我十四岁时，我的对门邻居孙格和我的同族哥哥符路（二人都是年约十七、八岁的青年），暗地对我说：“我们要过西（陕西）吃粮了（当兵），到那里每天三顿饭顿顿能吃饱，每年还发冬夏两季新衣，按月还发六块银元的饷金。我们要走了。你想去就去，不想去拉倒，不准露风声。”这时我就毫不迟疑地答应。就和他们结伴而行了。

我们约好了十三个人，都是年岁差不多的邻居子弟，临动身那一晚，我们等到后半夜，怀着恋恋不舍而又决心告别的心情出发，我满以为从此离开了这苦难而破陋的山村，开始

过当兵吃粮的新生活了，谁知道我们刚走了二十多里，家里的大人赶来了。他们咒骂着吆喝着推推搡搡强制回家。到家几天后，我正幸喜自己没挨打，突然一天晚上，我大哥把我圈在屋里，用拳头打我的头部。我只觉得头晕目眩，打过之后，我没落泪，也没向大哥说好话，也不恨他，只觉得他太不理解我了。

这一年，我的堂伯家，请了一位姓李的秀才来教私塾。我又随他苦读了二年经书。经书，使我学会了一些孔孟的修齐治平的道理。

这时我的哥哥们，对家庭采取收缩、调整方针，把所有的八十亩地，卖去二十亩，当出四十亩，把欠人白银近千两的高利贷外债偿还了大部分。下余的二十来亩地，还可以自种自吃。于是，在一九二五年，我十六岁时，他们同意我去卢氏县城上高等学堂了（当时三川镇属卢氏县管辖）。

那时，卢氏全县的较大街镇多设有讲授小学一至四年级课程的初级学堂。在县城仅有一所名为高等学堂，实际上只是讲授小学五、六年级的课程。

我兴致勃勃地，一天跑了一百零五里羊肠小道，赤脚趟过了七十二道水峪河。看到滔滔的洛河水。木船横渡，就到了千舍栉比，四街喧哗的卢氏县城。

举行入学考试时，学校门内摆着一张方桌，桌前绑着红绸桌围裙。桌后正面坐着一位近四十岁、长着满脸红疙瘩、戴着平顶黑缎瓜皮帽的人。据说是本县的知县官。西侧坐着一位长袍马褂、黑瓜皮帽、留着三绺白胡须的就是我们学校的陈珩堂长。东侧坐着一位青年职员。他唱戏一般地扯嗓拉腔，呼喊着一个个投考新生的姓名。被叫的人就应声走到桌前，接受知县和堂长的注目审视。然后，被校役引入试场中去。这

一 考试 仪式至今历历在目：使我知道了考试实际上也是富场的森严。

我以国文程度较优而被录取入学。

开课后，早晨第一节课是读经。由陈堂长亲自讲授的。这课程多是我在私塾熟读背诵过的。令我觉到奇怪的是：我们这位清朝廪生的陈堂长，常常重复提念“世道日下，人心不古”之句。而且每每联系辛亥以来兵荒马乱的社会现实抒发他说不尽的感慨。

初到县城的两个月，所见所闻使我有新鲜之感的 是 县城周围的城墙。城墙约四里半长、三丈多高、外围还挖了二丈多宽、一丈多深的壕池。城墙根基，尽是用巨石凿成的辘轴，一个一个靠砌着，塔身尽用大砖块垒砌起来，坚实整齐。据说：二百年前的清乾隆年间，卢氏全县只有男丁一万七千口。以知县太爷为首的封建统治者，竟强迫四山群众完成这样巨大的工程。可见人民的创造量是多么惊人！

此外，所传卢氏八景：什么“柳林烟雾”、“南 寺 晚钟”等……我也乘课余之暇，亲往一看。看景不如听景，都也平常。

后来，令人心神厌烦的事情连续发生了。

我校面壁墙外，是满院古柏阴森的文庙（孔庙），正面大殿上，坐着高约丈余、道貌岸然的孔子泥象。院内西侧厢房，设供着所谓“七十二贤”以及历代儒家名人程（程颐、程颢）、朱（熹）之辈的神位。东壁墙外是神象狰狞的火神庙。殿上楼下，似放着横七竖八的内、外地死亡商民待运 的 棺材。教室后边，又是文昌帝君庙。接着是本县烈女祠和本县忠义祠。每所祠里，都陈列着三百个以上的木制灵位。据说这些烈女们，多是夫亡不嫁或遇 贼 不 从 而 自 尽 的 青

年妇女。所供的忠义者，多是历代守城牺牲以保卫县官豪绅的勇士们。当时，我们这些少年学生们，还不了解本县封建统治者把这些人设祠岁祭以示表扬之意。那时近城同学，都回家吃饭住宿。外地学生，住校也少。空洞洞的宿舍，有几段时间，只我一人独自住。每临夜深人静，时闻高树鸦哭和穴间狐号，不禁毛发悚然。

那时，知县衙门的监牢里，扣押着成百名他们所谓的“盗贼奸宄”。每到月底，常斩杀几人，以示威镇众。知县杀人，常是绑出西门执行，可是他们反而把斩下的尸头，用木框盛着，挂在东城门上示众。叫出入城门的百姓都触目惊心，有的畏惧而安分守己。恰巧我们学校，紧靠东门，门外又是一条清溪。为了不愿看到东城门上挂吊的死人头，我们一些同学，每逢课余洗衣，常绕道三里，跑到南门外洛河边去。

次年春季，连续传来惊人的消息：首先是冯玉祥部的西北军，打到卢氏来。我们都跑到街上去看，只见成群灰布军装、冠带整齐的兵士，和和气气地向商民小贩商量物价，买卖东西。仅此一事，在我们山城，也算稀罕事情。在此以前，所见的军队，常是前面一个兵士，高举着长官贵姓的帅字大旗，接着是一位骑着高头大马，满脸杀气的军官大人，后面才是拉着长尾巴一样跟随一溜士兵。排在最后面的，还常常硬把自己张着嘴的破鞋和路过行人较好的鞋子换过来，自己穿上。而今天新来的“老总”们，能公买公卖，也就是了不起的事。往常四街商贩一听来了新军驻防，就吓得封门闭户。而今天担柴卖草的、卖鸡卖蛋的，都大胆高喊，市面上反而增添了熙熙攘攘的热闹气氛。

这时，大家低声说，原来的衙门知县，昨晚跑得没下落

了。新来的冯部军队，把城里的大绅士们半请半拉地在衙门开了一上午会议。推举出本县一位户族最大、家住南苏村的常成功，接下本县知县。据说他还再三推辞，不肯接事。原因是他怕支应不够新来部队所需的粮草。

我校西壁的文庙，忽然热闹起来，据说大殿上住着新来军队的马旅长。两侧厢房都住满了军官。

每次开饭时，他们总是先唱几句歌，我们细听几次，才明白它的词句：

“这些饭食，人民赐与，我们应该，为民谋利。帝国主义，人民死敌，救国救民，我们先吃”。

那时，我们还不了解这些歌词的意义。

三天以后，我们被通知到城南洛河岸的大河滩上去参加会议。

会场前面，横挂着红底白字的布匾，写的是“卢氏县军民联欢大会”。

台前左边，站着一队臂挂大刀、肩扛步枪的士兵。我们学生和三千名以上的群众，都坐在右边沙滩上，静听那细高身材、鹰嘴鼻梁的马旅长的讲话。

初次参加大会，加上他们都是陕西口音，我很少听懂。我只听清他们是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他们唱了一首歌子是：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

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

接着，他们表演了队列，劈刀和翻杠操作。项项都是姿势雄健，动作整齐，观众们连声称赞。

过了几天的早上，照例是我们上读经课的时间。意外地我们陈堂长把两位军官引了进来。一位年约三十瘦脸细高身

材的人。堂长介绍他是旅部的余心清政治主任；一位二十多岁、中等身材、胖乎乎的黑圆脸，说是政治教官。陈堂长说他们文武全才呀，学识渊博呀，用十分恭维的辞句，赞扬他们。并且向我们说：“从今天起，这两位官长，每天早上和每天下午可以向你们讲课了。”这时，姓余的主任，在陈堂长退出教堂以后，用和善的态度，向我们询问了学习情形和本县物产及同学的家庭情况。接着他指着那位年纪较轻的军官说：“这位长官叫范同，以后是他负主要责任，帮助你们学习”。不料，这位范同军官，立即站在讲台上哈哈大笑地自我介绍起来：

“我叫范同，也叫“饭桶”。因为我学识不广，能力不大，可是饭量不小。吃面吃馍，都比别人本事高大，所以大家都称我为“饭桶”。他一说，同学们都觉得他虽是武装军官，确还平易近人，于是我们就很喜欢听这位新教师讲课。

余主任每天早上，给我们上课。他总是以讲故事方式，从“鸦片战争”说到林则徐；从“太平天国”说到洪秀全和曾国藩；从“戊戌变法”讲到康有为和梁启超；也从辛亥革命说到秋瑾、黄兴和孙中山。接着他就讲起三民主义来。他先在黑板上用正楷的字写出：

“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最分明，
救国救民，全在前，努力去实行。
一切民族皆平等，同志努力争！
纵有武力作后盾，还须主义作先锋”。

说到三民主义，这位余政治主任，虽说那时没有发给我们课本，也没有印出讲文，但他用讲授现代史的方法，向我们节节叙述，同学们还是细心听讲的。连那些平时得空就大成

“车、马、炮”的同学。也愤愤而谈什么“国耻”和什么“不平等条约”了。至于读过八年私塾，历来听惯过尧、舜、文、武等明主圣君的我，这时听到“三民主义”也觉得比较公道而新鲜。只是过了三年之后，我到开封上学，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反帝同盟，才听到进步同学对我说过：“三民主义，糊涂到底，五权宪法，夹七杂八……”“民权主义、官僚运气”。而且还听说瞿秋白写过一本《对于三民主义的批判》一书，可是我终究没有机会读到过。

就在这事不久，有一天上午，我们的陈老堂长，把我们两班同学集合起来，开始都以为他报告国家和学校大事。想不到年过六十，平时一贯表现道貌岸然的老堂长，这时也站在讲台上，花白胡须上下翘动，眼中还带着水亮亮的湿润，说道“这学堂的堂长，我干不下去了，有人说我头脑‘糊涂、封建’，我不知道什么是‘糊涂、封建’，反正我干不下去了。我也曾写信向我的土凯侄子通知通知（他的侄子 陈 士凯，当过陕西督军刘雪亚（即刘镇华）的财政厅长）”。当时，我们也感觉到这位老堂长已语无论次。此后他再没有来校给我们讲过话。

奇怪的事情，接着传来。冯部军队初到卢氏时，临时推举接任的知县常成功，昨夜在衙门口花园里跳下井去，自寻元常。幸而被人撞见，从井中捞出，幸未淹死。并且还说：就是从前来为我们学校上过课的余心清政治主任，暂时代理干起知县官。

从此，我们学校里，除了算术，史、地教师照常上课外，“饭桶”（范同）教官成了主要领导人，他领导我们的学习方法。主要是从教学唱歌入手。记得他那次给我们上课时，先征求同学们谁会唱几个歌子？都会唱些什么？同学们